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13

历史表现



〔荷兰〕F. R. 安克斯密特 著
周建漳 译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F. R. Ankersmi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史的观念译丛

历史表现



〔荷兰〕F. R. 安克斯密特 著
周建漳 译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F. R. Ankersmi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10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表现/(荷兰)F. R. 安克斯密特(Ankersmit, F. R.)著;周建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19413-3

I. ①历… II. ①安…②周… III. ①历史哲学—研究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9759号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y 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

© 2001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授予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拥有

书 名: 历史表现

著作责任者: [荷兰] F. R. 安克斯密特 著 周建漳 译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413-3/K · 07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开本 21.75印张 292千字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 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到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

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不被理解作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

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的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 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青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 18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新

2006 年 5 月

译者序言

本书作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1945年生于荷兰德文特(Deventer)市一个两百多年以来家境富足的中产阶级之家。安克斯密特大学就读的是荷兰莱顿大学,本科阶段学习过三年物理学与数学,后来发现自己“并不具备适合于那类学科的心智”。在服完两年兵役之后,转而至格罗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历史系学习,并于1973和1977年分别获得史学与哲学的学士学位,1981年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1986年入选荷兰皇家科学院(KNAW)院士。自1992年起,担任格罗宁根大学历史系思想史及史学理论教席。

安克斯密特教授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声誉卓著的学者。他是本领域国际权威刊物《历史与理论》和其他数家专业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并于2007年创办《历史哲学》杂志。他在学术上涉猎甚广,研究领域涉及美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板块。自1983年38岁时出版第一部著作《叙述的逻辑:史家语言的语义分析》以来,迄今已累计出版论著14部(英文与荷兰文,其中史学理论方面的有9部),主编文集10部,还发表了论文150篇。迄今为止,他已有多部论著被翻译为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波兰文、芬兰文、蒙古文、葡萄牙文、印度尼西亚文。中文方面,除韩震所译《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文津出版社,2005)之外,包括本书在内尚有数本著作在组织翻译中。有同行学者认为,安氏“就其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及独创性而论,是当今唯一可以与海登·怀特

比肩的史学理论家”^{〔1〕}。揆诸安氏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学术功力,这一评价对于他来说,确属实至名归。

一 安克斯密特学述

安克斯密特是在继分析历史哲学之后兴起的叙述主义潮流背景下步入历史哲学领域的,他发表其处女作的时间距亨普尔(Hempel)1942年关于“历史解释”的那篇分析历史哲学的经典名文(《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已有41年,而距海登·怀特1973年标志性的叙述历史哲学名著《元史学》的出版则刚好10年。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这也是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年代。因而,毫不奇怪,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坦承的那样,“怀特和罗蒂同是我灵感的主要源泉”。

由关于史学的认识论探讨转向对史学的语言文本维度的关注可以概括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的共同思想倾向,不过,二者的具体研究取径却并不相同。怀特的工作代表的是“修辞学进路”,其特征主要是援引文学叙述学理论对史学叙述做结构主义式的文本分析,安氏所取的则是对史学叙述行哲学语义分析的“哲学进路”,《叙述的逻辑》一书的副标题即“史家语言的语义分析”。二者之间一个关键的不同如安克斯密特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是前者“完全排除了关于史学文体与过去实在之间关系的认识论探讨的可能性”,从而包含着将不同史学文本等量齐观的相对主义危险。

黑格尔视哲学史为一系列范畴推陈出新的逻辑进程,安氏为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他对范畴的理论敏感与提炼功力。因此,其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可以通过他在不同时期的三部著作(《叙述的逻辑》、《历史表

〔1〕 参见 Hans Kellner, “Ankersmit’s proposal: Let’s keep in Touch”, *Clio*, Fall 2006 Vol. 36, 1ss. 1, p. 85。凯尔纳是海登·怀特的弟子,亦是当代历史哲学领域中那本重要的著作《语言及历史表现:曲解故事》的作者。

现》、《崇高历史经验》)之中分别提出的三个核心概念——“叙述体”(Narrative Substance)、“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和“崇高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来加以把握,而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与递进关系则反映了其思想中某些一以贯之的东西。

“叙述体”乃“关于过去的综合性观点的语言学实体”^[1],是安克斯密特用以分析历史叙述文本整体不同于陈述句的语义学特征的概念工具^[2],具体说来,诸如“拿破仑”、“文艺复兴”或“冷战”,都是代表某一叙述体的专名。叙述体的外延是关于上述某一专名展开的整个叙述文本,它在内容上并没有对表达过去的个别历史陈述增添任何东西,但是,作为隐藏在由这些陈述所刻画的其属性背后的逻辑实体,它赋予过去以特定的象征性意义。与通常关于历史叙述的理解不同的是,叙述文本并非其中所包括的全部事实陈述句的总和,换言之,由史学文本中所包含的陈述句与文本本身之间不存在等义的“翻译规则”。因此,各个陈述句之经验所指并不汇合、转换为对相关整体历史实在的指称。

安氏对“叙述体”非指称性的论证涉及多方面的理由,其一是“本体论理由”。史书中所叙述的东西如“中世纪”、“工业革命”及“冷战”等并非现成存在于历史一隅、等着被言说的对象,这些专名所代表的历史对象并不像自然界中的“山”、“河”、“月”、“树”那样天然具有清晰空间轮廓的存在物,它们在历史学家对史料加以整理、阐释之前可以说并不存在,只有在历史叙述的语言之光照射之下,原本混沌未开的史料方才呈现出如此这般的轮廓与意义。在叙述文本以可信史料为“建材”的意义上,其言述对象当然不是单纯用语言构造出来的,但是,正如古德曼所说的那样,“谈论未结构化的内容或一个未被概念化的所予之物或一个没有属性的实体都是一种自欺”,因为,“我们可以有脱离世界的语词,但是却不

[1] Ewa Dome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p. 74.

[2] 他曾经将之比喻为几何学证明中所画的辅助线。

可能有脱离语词和其他符号的世界”^{〔1〕}。在“建筑”超越“建材”的意义上,叙述体作为赋予特定对象以特定存在形式的语言手段,不是对历史实在的指实性摹仿,而是塑造。

其二为“语言学理由”。20世纪西方哲学在语言观上的根本“转向”,就是关注语言的非透明性即自足性。从此,语言不再被当作我们借以透视(look through)实在的工具,而成为被注视的(look at)焦点。援引奎因(W. V. O. Quine)关于“语义上升”的理论,安克斯密特指出,语言中包含(通常都知道的)“言说”与(通常被忽视的)“关于言说的言说”两个层面,例如,关于力是质量与加速度的产物的牛顿定律既是关于物理世界的经验真理,同样也是关于力、质量、速度等概念语义上为真的命题真理。^{〔2〕}在本书中,安氏以《革命剖析》和《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等历史著述为例,分析了关于“革命”等概念的语义界定在特定历史阐述中的重要性,从而文本不但要接受“经验的强制”,同时受到“语言的强制”,其内容上事实真理与命题真理在此相互缠绕,无法做出清晰的划分。^{〔3〕}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叙述可以视为是具有自身独立性的语言制品,这正是安氏将之称为“实体”的原因。

支持安克斯密特关于叙述文本非指称性论点的另一个理由,是关于相关历史现象总是存在一个以上不同的叙述文本,并且彼此相持不下,假定文本与对象间具有一一对应的指称性关系,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在科学中,关于某一现象的竞争性理论解释之间最终必定决出具有排他性的结果。因此,这从反面说明了叙述文本的非指称性。

指称并非历史话语与过去实在的唯一可能关系,不指称不等于无关联。在正面意义上,历史叙述好比“观景台”,当我们循由各单一陈述构成的阶梯拾级而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远远超出阶梯本身范围的景观。

〔1〕 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姬志闯译,伯泉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2〕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2.

〔3〕 Ibid., pp. 29-39.

事实上,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历史学家形成(隐喻的)叙述视界的能力是其理论武库中最令人生畏的宝物”^[1]。“叙述体”与“表现”是一脉相承的,当重心由叙述文本的语言本性转换为其认知意义时,我们也就触及安克斯密特思想的第二个层面即“历史表现”。“表现”(representation)牵涉丰富的学术线索和理论内涵,同时它又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因此,我们将在下一节独辟篇幅详加阐说,在此仅限于将之作为理解安氏思想的一个环节拈出。

“表现”原本是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的范畴,艺术品是原型的表现。安克斯密特将之引入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其意在于“提议从美学的观点看历史编纂”^[2]。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叙述就像肖像画,它不是有关对象的摄影反映,因而不能充当证件照(非指称),但却是人物风神(气质、人格)的丰富表现。在表现层面上,重点不是像不像(真假)而是是否传神(表现力),也就是说,真只是表现的起点,却不是其终点。伽达默尔说得好,谁要是在美术馆里欣赏提香或委拉斯凯兹的名画如某位骑在马上哈布斯堡王族时满足于说一声“这是查理五世”,然后匆匆转往下一幅画,那么他对这幅画(所表现的东西)就什么也没看到。^[3]同理,历史文本之真在句子层面上是由基于史料根据的事实陈述担保的,但在文本层面上既不能谈论指称,亦不以指称为目的。

强调关于表现的美学观点即反对将之做认识论的处理。在认识论视野的语言观中,言辞是依附于言说对象的透明媒介,因此,一旦“得意”,可以“忘言”。然而,在有些情况下,语言是不可穿越的。根据安克斯密特所持关于表现的替代性观点(详下),表现是具有独立本体地位的语言实体(叙述体),其与被表现对象是同时到场的,表现之外并无它物。以文字为喻,表现论视野下的文字不是表达其背后意义的单纯符号,其自身

[1] 参见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2] 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132页。

[3] 参看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张志扬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44页。

即意义之所在,中国书法作品中的“字”或诗中之“言”均具有这样的特点。安克斯密特曾以“画笔”与“颜料”与画作的关系说明语言表现的地位。就表现而言,语言不是用来作画的工具(笔),而是构成画作的实体(颜料)。^[1]在安氏看来,历史著述是具有类似表现特性的语言作品。准此,“史学是艺术甚于科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在表现过去的时候享有与艺术家同样的自由”^[2],事实对表现的约束依然存在。用另一位美国史学理论家梅吉尔(Alan Megill)的话说,在文本的意义上,“史学变得更像艺术,但却是对事实真理有所主张的艺术”^[3]。

如果说,由“叙述实体”到“表现”,安氏一直都是走在语言的路上,那么,自上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他开始思考“从语言到经验”^[4]的转向,2005年结集出版的《崇高历史经验》集中反映了他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探索。

经验维度的开启,在理论反思的层面上是对语言转向的超越,鉴于“语言转向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康德的先验主义在20世纪的翻版:康德归之于知性范畴的东西现在被归诸于语言”^[5],二者本质上仍然属于同一的先验主体性哲学范式,或者说,都仍然是现代性哲学思维的产物。而对先于语言的经验的强调,试图让经验外于先验语言的努力,则十足是后现代式的。在这一意义上,后现代在哲学上即后康德的。

安克斯密特认为,从康德的“知性范畴”、当代语言哲学的“语言”到海登·怀特所强调的历史文本的“叙述结构”,都共同表现为先验主体对客体的宰制关系,在这样的结构关系下,过去成为特定“语言囚笼”的俘获物,原本的断裂、破碎处被弥缝,从而被“驯化”、规整为井井有条的平

[1] F. R.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38.

[2]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284.

[3] Ewa Domenska, *Encounters*, p10.

[4] 这是安克斯密特《崇高历史经验》一书第二章的标题。F. R.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p. 69-109.

[5]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160.

滑叙事,异在的陌生“他者”被同化为熟(极而流之)物,于是,在话语的文本从字顺中,原本朴直粗糙的历史在被精致化的同时事实上被扭曲了。我们获得的是掌控,失去的是本真。正是基于对历史的这种福柯式的后现代理解或者不如说拆解,安克斯密特力主突破“语言的囚笼”,将被语言和文本所“驯化”与“挤占”的我们关于实在的前语词经验释放出来。^[1]必须指出的是,当安克斯密特谈论经验对语言的超越时,他并非是主张我们应完全抛弃语言(虽然他的确认为我们不能仅仅依赖语言文献),而是希望以“见证的语言”扬弃“叙述语言”^[2]。在他看来,当代历史编纂学中《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和《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这样一批微观生活史和心态史著述的理论价值所在,正是由传统关于历史的描述、解释乃至表现回到更基本的与本真历史的经验性相遇,而人们在面对“大屠杀”历史“创伤”时所表现出的失语乃至失忆亦让我们触及到历史超语言的经验维度。大屠杀这类的创伤经验向传统史学叙述的适宜性提出了挑战,它没有办法被放进任何现成的叙述模式中获得理解和表达,为此需要的是“记忆”话语为这样的历史悲剧提供“见证”。“在此,记忆被唤起在根本上是为了向另一个人倾诉,让听众印象深刻,对公众呼吁……见证因而不单单是叙述,而是将自己交付出去,将叙述托付于别人。”^[3]安氏在另一个地方提到,诗人、小说家和史家是一个文明的“神经”,他们关于文明所说的话不是真理性陈述,而是“呻吟”,当它们触及我们时,我们获得的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某种认知,而是本体论意义上感同身受的体验。^[4]怀特所谓“对过去的后现代‘个人化’(privatization)”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5]

[1] F. R.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p. 4, 116.

[2]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163.

[3] S. Felman and D. Laub, *Testimony: Crisi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1992), 204. adopt from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163.

[4] F. R.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p. 194, 225.

[5] F. R.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149.

对“经验”的理解从来都带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不同印记,因此,简单地写下经验二字毫无意义,关键在于,这是什么样的经验。作为历史或者存在经验的经历不同于直接的感官经验(sensory experience, 德文 Erfahrung),后者只是认识原料的提供者和“真理温顺的仆人”,是真假语言游戏的成员,而诸如心态史与大屠杀所指向的历史经验实质上是一种生命经验(lived experience, 德文 Erlebnis)或者说存在体验,是人全身心沉浸于特定情境产生的体认性感受。这种经验先于且超越真假。^[1]两种经验的区别是认识论与美学的区别,前者是主客二分的,而后者则是物我交融的。在这一意义上,历史,隐喻地说,与其说是被看到的,不如说是被听到的:“看”总是拒所见物于一定距离,而在“听闻”中我们与所经验者无缝对接。^[2]更准确地说,存在于此被体验或体认。与“眼”相比,“体”不但是全方位的,并且,所体验到的事情如维特根斯坦爱举的例子“疼”一样与体验者是内在一体的。安克斯密特明确提到亚里士多德《论感觉》中对触觉比之其他感觉优越的观点的重要性,暗示的就是这层意思。^[3]此外,审美与历史经验只有在对象与主体双方没有哪一方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平衡状态下(“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才成为可能,这保证了存在的真正到场性与我们的经验体认的真切性。

我们日常生活层面的经验都是被语言驯化了的特定语境中的定型物,未被语言编码的美学式“崇高经验”则是孑然独立的“孤岛”,我们在某一时刻或某一场景下与之骤然相遇,就像本书所引钱多斯(Lord Chandos)的话,“在这样的时刻,日常实在的某些客体突然这样地向我呈现……一个罐子,被遗弃在野外的一把耙子,阳光下的一条狗,荒芜的教堂墓地,一个跛脚的乞丐,贫瘠的菜地”突然向我们显露出原本被忽视的本真面目^[4],我们还可以加上海德格尔引述过的梵·高的“农鞋”。在

[1] F. R.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9.

[2] Ibid., pp. 123-124.

[3] Ewa Domenska, *Encounters*, p. 98.

[4] F. R.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142.

与历史经验的邂逅中,我们感觉“自己经验到了如其所是、自在自为、没有被现有的历史或史学知识中介过的过去……过去在这里不是知性的建构,而是以通常被归之于崇高的那同一种当下性和直接性所经验到的实在”^{〔1〕}。安克斯密特自己曾经将这种崇高的经验瞬间比喻为在飞机上透过云层(语言文本)缝隙偶然间瞥见大地(过去实在)的真貌。^{〔2〕}崇高原本指的是我们在面对巨大、壮阔或强有力的现象如高山大川、狂风暴雨时所产生的震撼性精神体验,如果说优美感的产生与可把握的形式有关,崇高感往往与无形无序,难以把握有关。安克斯密特对历史经验崇高性的兴趣主要是它的超(描述的)语言性,这为在如图像、雕塑、纪念碑、(集中营)遗址等非文字语言领域中探索失去或被遮蔽的关于过去的经验提供了理论依据。^{〔3〕}

在安克斯密特的心目中,“怀乡病”乃人类历史经验的典型隐喻,它建基于对已逝过去的陌生感与心向往之的双重情怀,二者同时存在的张力构成我们对历史的文化乡愁。“我们在怀乡病中历史地经验到的东西并不是‘过去本身’,而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差异和距离。”^{〔4〕}让过去成为过去,这正是安氏强调历史经验的要义之一。由其对历史经验的关注中我们可以瞥见他在与埃娃的访谈中所透露的对于18世纪的历史情怀的影子。^{〔5〕}

安氏学养广博深厚,非以上数点所能穷尽,不过,应该说其史学思想的基本要点于此得到了概要的描述,至于对其丰富学术观点及论证的更多了解与把握,则非亲读其论著不可。

〔1〕 Ewa Domenska, *Encounters*, p. 93.

〔2〕 F. R.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256.

〔3〕 F. R. Ankersmit, “Statement, Texts and Pictures”, in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4〕 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54页。

〔5〕 Ewa Domenska, *Encounters*, p. 67.